

中国古典

文学

宝库

齐豫生 夏于全 主编

中国古典文学宝库

第八十三辑

延边人民出版社

第八十三辑目录

薛仁贵征辽事略

薛仁贵征辽事略	(3)
附录 唐太守征辽	(56)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序	(69)
---------	------

卷之一

斡离不举兵南寇	(70)
李纲措置御金人	(75)
宋钦宗倡议讲和	(79)
许翰请用种师道	(80)
师中大战杀熊岭	(83)
金粘罕邀求誓书	(85)
宋徽钦北狩沙漠	(90)
宋康王泥马渡江	(95)
岳鹏举辞家应募	(99)
宋高宗金陵即位	(103)

卷之二

李纲奏陈开国计·····	(107)
李纲力劾张邦昌·····	(111)
岳飞与泽谈兵法·····	(116)
岳飞计画河北策·····	(120)
李纲谏车驾南行·····	(125)
宗泽约张所出兵·····	(130)
宗泽定计破兀术·····	(134)
粘没喝京西大战·····	(138)
宗泽大捷兀术兵 刘豫激怒斩关胜·····	(142)

卷之三

高宗车驾走杭州·····	(147)
苗傅作乱立新君·····	(152)
张浚传檄讨苗傅·····	(156)
韩世忠大破苗翊·····	(160)
洪皓持节使金国·····	(164)
胡寅前后陈七策·····	(167)
岳飞破虜释王权·····	(172)
兀术大战龙王庙·····	(176)
韩世忠镇江鏖兵·····	(180)
岳统制楚州解围·····	(184)

卷之四

刘子羽议守四川·····	(187)
宋高守议建东宫·····	(191)
兀术兵寇和尚原·····	(195)

韩世忠平定建州·····	(198)
刘豫建都汴梁城·····	(202)
岳飞用计破曹成·····	(206)
刘子羽分兵拒敌·····	(210)
吴玠大战仙人关·····	(214)
张浚被劾谪岭南·····	(218)
宋高宗御驾亲征·····	(222)

卷之五

韩世忠鏖战大仪·····	(226)
岳飞两战破李成·····	(230)
议防边李纲献策·····	(234)
诏岳飞征讨湖寇·····	(238)
岳飞定计破杨么·····	(242)
牛皋大战洞庭湖·····	(246)
刘豫兴兵寇合肥·····	(250)
杨沂中藕塘大捷·····	(254)
镇汝军岳云立功·····	(258)
岳鹏举上表陈情·····	(262)

卷之六

岳飞奏请立皇储·····	(265)
金熙宗废谪刘豫·····	(269)
议求和王伦使金·····	(273)
世辅计擒撒离喝·····	(277)
李世辅义释王枢·····	(281)
胡世将议敌金兵·····	(285)
王乌禄大驱南寇·····	(290)

宋刘锜顺昌鏖兵·····	(294)
张琦大战青溪岭·····	(299)
小商桥射死再兴·····	(303)

卷之七

岳飞兵距黄龙府·····	(307)
秦桧怒贬张九成·····	(312)
刘太尉叠桥破虏·····	(316)
杨沂中战败濠州·····	(320)
秦桧定计削兵权·····	(323)
吴玠设立叠阵法·····	(327)
岳飞上表辞官爵·····	(332)
岳飞访道月长老 周三畏鞠勘岳飞·····	(336)
下岳飞大理寺狱·····	(341)

卷之八

秦桧矫诏杀岳飞·····	(346)
何铸复使如金国·····	(351)
和议成洪皓归国·····	(356)
阴司中岳飞显灵·····	(360)
秦桧遇风魔行者·····	(364)
弑熙宗颜亮弄权·····	(369)
东阳市施全死义·····	(374)
栖霞岭诏立坟祠·····	(377)
效顰集东窗事犯·····	(380)
冥司中报应秦桧·····	(383)

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

罗龙纹说汪五峰·····	(390)
官军买和汪五峰·····	(394)
郝游击大破倭贼·····	(397)
赵文华劾本天官·····	(399)
谢介夫单身战寇·····	(403)
汪五峰复败台州·····	(405)
阮都院奉命入闽·····	(407)
戚参将智败倭奴·····	(409)
阮都堂金花买阵·····	(411)
戚参将统兵选士·····	(414)
演武亭戚公操军·····	(417)
戚参将天台观谈兵·····	(419)
刘给事劾奏阮都堂·····	(421)
宗提学计守西门·····	(424)
王都堂奋剿倭船·····	(426)
宗提学督粤兵西征·····	(427)
止粤兵沿途掳掠·····	(428)
粤寇攻犯泰宁·····	(429)
宗提学游滴水岩·····	(431)
曾督粮宗提学夜谈客兵宜罢不宜调·····	(431)
唐知府统兵退贼·····	(433)
舒兵备建宁善政·····	(436)
南湾寨戚公计沉贼船·····	(439)
戚参将大破花街贼·····	(442)

戚公进围白水洋·····	(444)
刘都督回家祭祖·····	(446)
桃渚贼受反间计·····	(449)
戚参将新河大捷·····	(451)
戚公大破温岭贼·····	(452)
戚参将白碧败贼·····	(453)
隘顽戚公祭海神·····	(455)
戚公进拔藤岭寨·····	(456)
戚公进兵救海门·····	(457)
洪长老引贼入书林·····	(459)
舒兵备书坊安民·····	(463)

薛仁贵征辽方略

佚名

薛仁贵征辽事略

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三分吴魏刘，

晋宋齐梁南北史，隋唐五代宋金收。

话说昔日唐太宗皇帝即位，贞观十八年，天下太平，诸国来朝。海外高丽国，东有四国，一曰“新罗国”，一曰“伯济国”，一曰“龟兹国”，一曰“危楼国”。

一日，太宗皇帝设朝升殿，文武班齐，阍门使出班奏曰：“今有海东伯济王遣使昌黑飞来进奉陛下。”帝令近臣引见帝。来使以皂纱蒙面，帝不晓其由，遂问他：“进者何物？”昌黑飞下殿请死，太宗问其故，昌黑飞奏曰：“臣有辱国之愆罪，当万死。”帝曰：“赦卿无罪，当言其故。”昌黑飞曰：“臣奉王命，将所进陛下宝物前来。至海东黑风口，从登州蓬莱阁欲循海，经过高丽国，遇高建藏大兵截其路。捧一员将，身長一丈，披绦狮服，跨赤虬马，腰挂两鞬弓，身背飞刀五口，乃高丽虎将葛苏大也。官封莫离支，杀本主高建藏为主，挟天子之命，威镇群臣，乃东海王莽也。将臣所进之物，尽皆劫去，以针黑绣其面，讽刺陛下。臣不敢去其蒙面，若陛下见了，臣该万死。”帝曰：“赦卿无罪。”昌黑飞去其蒙面之物，却见面上刺着四句言语，道甚来？

杀兄前殿，囚父后宫；

将老兵骄，不堪成事。

太宗视之大怒，随问群臣曰：“今高丽欺朕如此！便起兵征伐，谁敢前去？”言未毕，殿下一将出班，厉声取奏：“陛下，臣非口过，若高丽国，去倘逢贼将，臣能生擒，奉献陛下！”太宗见了，喜不自胜，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一身踏碎高丽国，两手生擒莫离支。

英风凛凛欺叔宝，勇气堂堂赛尉迟。

觐了无不称心。这将军却是燕国公世雄之子，乃薛万彻也。太宗曰：“是附马也。”薛万彻须作先锋，帝曰：“兵起，卿为前部先锋。”

房玄龄、杜如晦出班奏曰：“勿为私隙。陛下起兵征辽，军民遭难；况高丽居于海东，路遥地远，陛下今起军征伐，军有带甲之劳，民有转输之苦。虽若成功得地，不足耕耘，不堪畜养，何况胜败难分。昔日炀帝征辽，军折三万，地退数千里，以成后世之笑。陛下熟思之。”太宗曰：“非也。二卿所知，昔日炀帝不成者，盖不明用兵之法。朕自河东起义兵，五载定隋，削平群盗，所征者破，所击者亡，自武德至贞观，岂有化外粗俗敢欺中原天子？今莫离支杀主夺权，欺凌大国，此贼神天不容，朕大杀之。请卿等勿复再言，寡人事已决矣！”

房、杜二人不敢再谏，出朝。忽见一队头踏骨朵、大剑、水罐、银盆，近中门来。背后马上坐一老将，鬓如银丝，目若朗星，乃是鄂国公敬德也。见房、杜，下马问二人何为面色不乐？房、杜言曰：“天子欲征高丽，谏之不从，所以带忧。”敬德曰：“我当谏之。”房、杜再随入朝来。近臣言鄂国公总管来见帝，帝宣上殿，赐坐。房、杜立于殿下。帝问曰：“卿不宣何至？”敬德曰：“知陛下欲征高丽，来谏陛下。”太宗令昌黑飞至殿下，敬德视之，面刺“杀兄前殿，囚父后宫；将老兵骄，不堪成事。”敬德猛叫曰：“莫离支贼将，安敢如此！”奏曰：“从陛下征此高丽，庶几报恨！”帝曰：“卿若减了十五岁，朕何虑也？卿今老矣。”敬德曰：“臣虽老，二臂尚有千斤之力，何其老矣？”帝曰：“如何见得卿不老？”以手指殿下石狮子，约千斤已上，“臣当一臂惯之，使陛下知臣不老。”言訖，撩起袍，用臂惯石狮子，平身而起。转殿行步如飞，约及数遭，掷狮子于殿下，全无气喘。又再取奏：“陛下，尉迟老耶不老？只陛下见道。”欢喜煞太宗，宣左右将先锋印来，“寡人御驾亲征，卿为前部先锋，只来日军兵便上来。”各人皆散，怎见得？

诗曰：

欲破高丽平海水，全凭老将尉迟恭。

房玄龄、杜如晦道：“他来谏天子，被天子倒说了他。”

拜英国公李世勣为元帅，敬德作先锋，起军三十万，御驾亲征。打登州蓬莱阁，过海黑风口。军才达东岸，迎头的兵来，约及三万有余。阵前捧一员将，顶三叉紫金冠，披绛狮服，横一柄大杆刀，跨赤虬马，左右带兵器、两鞭弓，身背飞刀五口。阵前耀武，自言：“吾乃莫离支葛苏文也。”太宗传圣旨：“若擒取贼首者，当封万户侯。”一将出马，交战数合。莫离支刀劈敬德，敬德闪过，左手拿住刀杆，狻猊爪不放青锋刀，腕上彪彪竹节鞭，举起鞭来，莫离支背上取出飞刀在手。敬德拨马归阵，莫离支催兵掩杀，太宗大败，兵荒将乱，伞倒旗斜。太宗一骑马落荒走，莫离支背后赶。着海东岸，见险峻山势。太宗到近，见一座山下，红綽高门，上安牌一面，写“虹霓三刀之山。”太宗负急纵马入门，莫离支欲追太宗，连发数箭，皆不中。太宗思着美良川榆窠园也，纵马上坡，莫离支叩坡大叫：“李世民下马受死！”太宗无计免难，向山脚一壁转过。一骑马来，马上一个年少将军，素袍莹铠，赤马朱缨，辔转方天戟，取弓箭在手，一箭射莫离支坠马。太宗厉声问曰：“救朕建功者，虎将何人也？”白袍年少飞身下马，搦方天戟，高坡直下，躬身取奏：“臣乃绛州龙门县人也。”诗曰：

黄河流在崑崙下，龙虎风云际会时。

其人欲言姓名，忽骤雨大作，帝纵马下坡，马蹶落足，太宗堕骑，大叫一声，向寝殿睡觉。其时：

风清还二鼓，月白正三更。

却是梦中之事。

坐而待旦，帝设朝，宣袁天刚、李淳风司天台官圆梦。帝说罢，袁天刚曰：“虹霓者，绛也。三刀者，州也。白袍将军，必在布衣，当年少，在绛者，左侧必有破辽虎将。”帝曰：“应梦之臣

如何得之？”李淳风曰：“陛下因起义兵而立朝臣，若陛下随路招其义军而立唐朝，必得应梦将军也。”太宗降诏书天下，交三十六路总管府为招义军，拜英公李世勣为辽大元帅。英公令长安市心立起义军旗，旗下张挂榜文，百姓仰面看者如簇。

日当午时，见一白袍年少分开人直走至帐下：“某来投军。”见英公礼毕，启曰：“吾乃绛州龙门县人氏，姓薛名延陀。”曰：“圣旨招得绛州人当引见帝。”英公将延陀见帝。帝曰：“英雄非是梦中见者，当领头安排。”犹想梦中之事。见敬德立于殿下，不见胡国公秦叔定，帝问：“叔宝何不入朝？”近臣奏曰：“在病多日。”帝思美良川之恩，兼当今又用人之际，帝引敬德、英公亲来探叔宝病。人报秦叔宝言：“驾至。”琼欲起，奈病身不能举动，帝已至病榻。琼曰：“臣该万死。”帝曰：“卿病若何？”琼曰：“臣病不能举动，痛哉！”帝曰：“卿少年时，煞曾征战”。琼曰：“昔日破杨玄机后，佐李密破张须陀，皆臣之力也。后归陛下，未尝暂息，昔战敬德美良川，臣胜多矣。”在旁鄂国公面如赭血，言曰：“昔美良川，叔宝岂胜恭也？若非主人洪福润根底作，较于七八个死，怕当时有伏尔之心，咱每两个今日再敢辩么？”叔宝闻言，忽然离席。太宗急问曰：“卿既在病，何缘得起？”琼曰：“适闻敬德之言，使臣得其疾病。”敬德大怒：“叔宝似此，欲与恭定其高下，吾虽年老，今对天子，手提单鞭。若三合胜了，我独金阶自死。”言未尽，屏风后一人叫：“鄂国公欺俺父病，有甚强处！咱两个自斗几合。”言訖，转过屏风来。其人年少，虎体人形，腕悬铁简，身挂绿袍。太宗见了，喜不自胜：“若得此人，决擒莫离支。”言者，春琼之子秦怀玉。太宗曰：“卿父稍安，从朕征辽。”驾还宫室。

次日，驾坐，英公奏曰：“义军招足，请陛下于霸陵桥看臣教军。”帝喜，将领百军摆列，銮驾仪从，长安百姓欢喜。銮驾看教兵，人密密地，勿知其数。驾近霸陵桥，向百姓丛中，见白衣年少把头上毡笠子撇将起去，毡笠子欲落，拈弓在手，仰射笠子，一

箭复起去，用连珠箭，笠子入青霄之内，隐约如寒星之象。百姓连珠儿纳喊。帝大惊，急遣左右近臣往人丛中问曰：“射笠子英雄虎将何人也？”其人直至马前，高声大叫：“敢奏陛下：臣乃降州龙门县人氏，姓薛，名延陀。”帝大喜，引至教场中。

帝坐讲武殿，宣英公、敬德等坐。帝曰：“朕观薛延陀乃英雄之辈，可以加前部之职。”宣至延陀，欲赐先锋印。薛延陀曰：“此先锋印不可便受，只许争，恐众文武不伏之人，于教场中跃马横枪，搦三次，有争功者，臣与比试，无争者，恁时挂印未迟。”帝喜。薛延陀披挂了，跃马横枪，搦众官百姓。从长安路上一骑马来，坐着年少将军，走至教场中叫：“延陀，将那先锋印与我！”上至太宗，下至文武百官，无不惊者。来人是谁？诗曰：

刚气昂昂谁可同，扶持唐世一英雄。

曾思跨海征辽日，此将先居第一功。

这将军乃秦叔宝之子秦怀玉，立马于讲武殿下。帝问曰：“尔父病体未痊，何来？”怀玉曰：“知陛下于霸陵桥教兵争先锋印，父有命，交臣来争印。胜者，敢见于父；败者，教场中就死。”帝大喜，教二人接战。无十合，薛延陀败。帝曰：“虎父无犬子。”令左右将先锋印来与秦怀玉，曰：“臣不敢受。”帝曰：“谓何？”“俺父亲有令。”怀玉道：“‘上至鄂国公，下至诸将，都赢了后，将取先锋印来见我者。’”殿上敬德道：“这小厮只是搦我！”令左右将披挂来。敬德曰：“你若二十合赢得我枪头点地，休道先锋印，我这鄂国公职事也与你便！”撩袍下讲武殿来。

忽听背后一少年叫：“秦怀玉，才欺俺父年老，咱两个争来！”敬德大怒：“谁道我老来？”见一年少将军，神眉电目，面如赭血，果然父子不移体，是尉迟宝林。“咱两个争来！”腕悬刚鞭，亭亭而立。敬德道：“如分毫败失，休来见我，得处分！”太宗宣二人至殿下，谓曰：“朕非令卿等自相吞并，便欲重用，未知盖世雄才，何以？卿等各无辱父之英名。胜者有赏，败者有罚。”二人齐领圣

旨，向教场中列兵卒五百。二人入阵披挂。不移时，秦怀玉先出阵，百姓呐喊，斜横着出白枪，虎腕上双悬毗楞筒。尉迟宝林出马，悬鞭横出白枪。两骑交斗约十合之后，不用长枪，各拈暗器械。一个忙提竹节鞭，一个急绰毗楞筒，又斗十合。百姓连珠儿呐喊，太宗喝采不迭。太宗宣二人罢战，宣来谓曰：“宝林从你父临军，怀玉若你父叔宝病痊，上边来者。”天下义军招足，然后洛阳取齐。

帝还宫，发使催督三十六路总管招军，使一宣使往绛州金台。府长士贵，本名忽峰，号州卢氏人也，号曰“忽峰贼”，征肖铕有功，封号公，作绛州兵马总管。张士贵接着使命，开诏，叙征辽事，招义军。总管府宣使回。张士贵与副总管刘君昂张挂黄榜于绛州市井，招义军，百姓看着无数。

于人丛里见一个村妇人，年约二十有余，荆钗布袄，至甚贫寒，观其标格，非久困之人，问其市中人曰：“所看何榜？”或曰：“大唐天子欲跨海征辽，招集义军，壮士如愿者，当纳状书名入官投军。”贫妇听言，两手加额：“我夫有冠世之才，今逢时，当显也。”走至庄上，“俺夫主交赴官投军一名，倘有折箭之功，岂不荣家显祖也？”诗曰：

佩剑执圭朝玉阙，顶冠彻履上金銮。

这夫人是柳氏，在绛州龙门县大黄庄分曲村庄。妇人奔庄上来，通报夫主：“我昨日奔绛州去，见市中张黄榜，言：‘大唐天子征高丽，见招义军，’你敢投军么？今边庭用人之际，乃英雄得志之时，今日不显功名富贵，更待何时？今可便往绛州总管张士贵处投义军一名。”仁贵曰：“有大事未了。”柳氏曰：“何事？”曰：“父母在浅土，未曾迁葬；孝服在身，远离父母坟所，乃大不称心也。”柳氏曰：“夫孝，始于事亲、终于事君。你去，妾当佣食洗衣，亦可苟养一身。公若身居爵位，他日无忘也。”仁贵遥辞了父母坟，拜别庄院，方欲进步，柳氏曰：“祝付公若充军，止作长行，

妾与公一物，慎勿遗失。”言绝，舒手怀中取出一物，亲度与仁贵，觑了，两手加额。是甚物也？父母临危留下一领汗衫，柳氏收得。“公若临军，披此汗衫，其功必建，盖孝感于身。”仁贵辞柳而去。

不数日，早至绛州，分开人丛，走至讲武厅下，截下方天戟，叉手应喏：“小人特来投军。”使张士贵、刘君昂惶然大惊。百姓应喊士贵曰：“尔来晚矣！”仁贵曰：“告总管，国家用人之际，英雄得志之时，今日不显功名，何时及身？”士贵曰：“尔何姓名？”姓薛，双名仁贵。”张士贵大叫声：“这汉怎敢！”刘君昂道左右臂口搥，更不敢言，令左右推出教场去者。仁贵出来，低首自思，不知其过。一老人言曰：“公犯着总管讳字。”薛仁贵方省，鼓掌开言曰：“天子征辽，招壮士来投军，为犯总管讳字，将某不用！”

仁贵正分辩问向官，道上数骑马来，马上坐着个老将军，生得方面巨口，怪目神眉，乃卢国公程咬金带牌走马，催赶天下义军。薛仁贵迎着马头叫屈，程咬金遂问：“汉子因甚叫屈？”仁贵叉手立于马前曰：“小人乃绛州龙门县大黄庄人也，姓薛，双名仁贵。来投义军，为犯着总管讳字，将某遣赶不用，是英勇难施助国之心也。愿详察之。”程咬金见说，大怒：“这老贼怎敢！”道仁贵：“随我去来，用你时万事俱休。”道罢，张士贵接来衙内，问张士贵、刘君昂：“招义军如何？”士贵曰：“义军招足。”咬金曰：“公有何私？”士贵曰：“某无私。”“大黄庄薛仁贵为犯你讳字，挟究不用。昔日李药师曾有变，神尧高祖反斩家小二百余口，不为仇，反用为军师；秦叔宝逼帝于老君堂，今二人皆享唐禄。为犯你讳字，遗弃良将！”士贵缄口无言。咬金喜曰：“此人有良将之才。”众官问曰：“你要充军，有何武艺？”仁贵曰：“十八般武艺俺都会。”张士贵听道罢，早不喜，令左右将弓来，教仁贵拽试。仁贵左手推靶，右手兜弦，一推上弓连拽数十满。士贵问曰：“此弓以上更加得几张？”仁贵道：“这弓更添三张。”张士贵大怒曰：“你敢猛言！”怕不信？臂膊来粗桑树砍做弓，曾拽四张。士贵道：